



萧红在香港(资料图片)

萧红

魂卧浅水湾的文学洛神

文本刊特约撰稿 王红雨

洛神漂泊 港岛成全她的文学人生

说起来，山环水绕的港岛，本就一种蛊惑，蛊惑着人迈步子往更深处走去。比如，眼瞅着路边这条盘旋而上的石阶山径，煞是诱人，却被铁栅封锁着，属山道维修专用。于是，几分悻悻然羡慕起那株长在斜坡上招摇着几朵红花的木棉，它们可都是爱长哪里就长哪里，爱开几朵花就开几朵花。再往前走，遇一道清泉从山上奔流而下，水花洁白清冽，走不过去捧一掬，只能在心里嘀咕着，生着艳羡。这一瞬间，觉得自己是掉在了《呼兰河传》的语境里：“一切都活了。都有无限的本领，要做什么，就做什么。要怎么样，就怎么样。都是自由的。”顿时，漫山遍野都是萧红，这文学的洛神萧红，在港岛漠漠轻阴，草木繁盛的春天里。

有人总结说萧红的《呼兰河传》是中国现代文学“最美好的收获”之一，我深以为然。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夏志清坦承未在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中评论萧红的作品，是“最不可宽恕的疏忽”。他在后来的一次访谈中曾说，“《呼兰河传》是 timeless classic(永远的经典)，这样一部书，中国从来没有过。她把中国的坏东西都写进去了，美的东西还有的，她自己的人也写进去了。”用生命来抒写，也正是对萧红人生的描绘，而在她颠沛流离的一生中，她始终坚持着文学的独立，不受限于特定的时代意识形态。

1940年1月，继续着战乱里的漂泊，萧红和端木蕻良从重庆飞抵香港，寄居九龙尖沙咀。那时的香港聚集有一批抗日战争爆发后南下的内地作家，一时间涌现出大量报刊，文坛异峰突起。《呼兰河传》最初就是在从上海来的戴望舒所担任编辑的《星岛日报》副刊上开始连载。然而，萧红在香港的时光并不快乐，她曾在给友人的书信中如此感叹“香港的朋友不多，生活又贵”“我来到了香港，身体不太好，不知为什么，写几天文章，就要病几天。大概是自己体内的精神不对，或者是外边的气候不对”。在这个亚热带岭南的岛屿，萧红似乎有诸多不适应，孤独、潦倒、病痛，但她就是带着羸弱的身躯，于简陋的斗室，燃烧生命一般地坚持着写作，并在生命这最后的两年里，创作出了好几部优秀作品，其中《呼兰河传》更是堪称她的巅峰之作，不朽的经典。香港，这个萧红不得已漂泊而至，又总想着离开的地方，似乎又在某种偶然的意义上成全了她的文学人生。

半生遭冷遇 与蓝天白云永处

那日我朝玛丽医院步行过去，沿着薄扶林道。一路上经过了香港大学，又在离玛丽医院不远处，经过华人基督教墓园。据说曾在香港大学中文系任教，并写了我们从小背诵的《落花生》的许地山，就埋葬在这里。1941年八月的一天，萧红应邀到香港大学讲学，并于当日下午，得知许地山病逝。走进墓园看看，一座座墓铺满了一面山坡，向海延伸下去，壮阔之中散发着安宁。显著的一座庞大坚实的十字架矗立于高处，面朝大海，巍然又超然。在我转身离去的当儿，见一只大鸟飞落在那十字架的顶端，遥遥海面上一艘远洋货轮正徐徐通过。当然，比许地山晚半年过世的萧红并非安息在此处，而这份弥漫的信仰和安宁，应该也是萧红在生命尽头所感受不到的吧？在玛丽医院的病床上，装着喉口呼吸铜管，无法说话的萧红在一张白纸上写下“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，留得半部‘红楼’给别人写了……半生尽遭白眼、冷遇，身先死，不甘、不甘！”那是她留给世间最后的悲怆。两天后的清晨，因为日军攻占，她又被从玛丽医院转到法国医院在圣士提反女校设的临时救护站，并于当天在那里香消玉殒。

萧红人生最后一站的圣士提反女校，也是我时常前去朝圣的地方，就在港岛西环的半山上。或徒步，或乘地铁，我会身不由己往那片地方去，仿佛有一种牵引力。就这样穿行过市井商贩人家，带着满身的人间烟火气，站到那紧扣的铁门前，望一望。校园里草木扶疏，曲径通幽，树都高大茁壮，有凤凰树细碎密叶间垂挂着褐色豆荚，有金急雨盛开着串串金黄繁花。就连隔壁由老校园承让开辟出来的城西公园，也是绿意沉沉，为青苔缠绕的老樟树所荫蔽。萧红的一半骨灰据说原本就埋在这园子的某一棵树下，后来端木蕻良托人回去寻找已经找不到。园子里有两座亭子，亭子顶端或零星落着鲜红的木棉花，或零星发着纤嫩的小树芽，而那木棉花终究会被风干，那小树芽也注定会夭折，只剩下这大树下的亭子无意中应和着诗里的“长亭复短亭……”。

把目光从那门缝里的校园收回，也会顺着校园围墙走一圈，瞅瞅里面那些树木掩映的教学楼，想着是哪一扇窗户或许承受过萧红弥留之际的目光？电影《黄金时代》临近结尾，萧红在生命的最后时光，便是躺在那教学



《呼兰河传》香港初版封面

楼某一间课堂，那黑白瓷砖相间地板上的担架里，甚至没有一张床。这样漫步走着，碰到下午放学了，便见穿着蓝色校服裙衫的女中学生走出来，背着书包抱着书本，三三两两，叽叽喳喳，快乐自在。不由想起书中描述萧红幼时，那唯一疼爱她的爷爷总是摸着她的头说“快快长吧，长大了，长大了就好。”而电影《黄金时代》的开头便有萧红的画外音“长大是长大了，却没有好。”让人一声叹息。

《呼兰河传》最后的祭献

寻找萧红的香魂，自然也要前往港岛浅水湾。她过世后，端木蕻良没有辜负她，把她一半的骨灰葬在了她生前钟爱的海湾，了却她“与蓝天碧水永处”的心愿。后来这一带开发海滩浴场，萧红在此处的骨灰便被移去了广州银河公墓。若沿着那一段台阶往海滩走下去，旁边那个竖着一个出租车牌子的地方，据说就是萧红旧墓遗址，如今已经了无迹象。

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，
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，
我等待着，长夜漫漫，
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。

前来清水湾悼念萧红的戴望舒曾这样吟哦，美丽而感伤。多少年后，我来到这浅水湾，不由四处寻望一下，不见红山茶，只有最后的红木棉残留枝头。拾级而下之时，瞅见小鸟飞落在了木棉树枝头，啄食着那鲜艳厚实的花骨朵，一下一下的，让人心里发疼。对于萧红，那仿佛自由飞落觅食的小鸟，那绽放并承受痛楚的木棉花，哪一个更像她？一抬眼望向远处，又总有展翅的鹰映入眼帘，回旋在蓝天之下，碧海之上，群山之巅，或许那更似萧红的香魂。

下了石阶，望见浅水湾的沙滩上新近竖起的萧红纪念雕塑：三十一只飞翔的红色小鸟。据资料显示，这雕像设计寓意深远：三十一只鸟代表萧红短暂的一生；每只鸟均朝不同的方向以及以不同的姿势飞行，代表她跌宕飘零的经历；鸟的颜色由白渐变深红，代表她生命的色彩。

我似乎渴望接一接这地气，便脱了鞋光脚站在飞鸟雕塑下，脚底细沙的触感放佛也是一种亲密，而迎面海风送来呢喃一般的涛声，温存而安宁。想到早些时候在港岛的“三联书店”的现代文学架子上，抽出一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《萧红书简》，由萧军编注。翻到第二十九封信，由东京寄往上海，在萧红那娟秀又草草的笔迹中辨认着那一段著名的话“自由和舒适，平静和安闲，经济一点也不压迫，这真是黄金时代，但又是多么寂寞的黄金时代呀！别人的黄金时代是舒展着翅膀过的，而我的黄金时代是在笼子里过的。”

在生活舒适的日本，萧红反而觉着被囚禁，那么她一直渴望着什么？什么样的自由？怎么样的舒展？反倒是在贫困潦倒病痛缠身的香港，萧红写出了《呼兰河传》——这一部动人的小说，仿佛是她最后的祭献，给故土，给人间，给记忆。她短暂的生命，充沛的情感，最终在文字和创作中找到了飞翔的翅膀，带着她的灵魂回旋于她临终前向往的蓝天碧水之间，直到永远。■



浅水湾沙滩上的萧红纪念雕塑。